

1986年,西藏建立民族乡的消息如春风拂过雪域高原,一块块挂起的牌匾映照着高山湖泊,谱写出民族区域自治新篇章。

近40年后的今天,全区已设立9个民族乡。

清晨的雅鲁藏布江支流南伊曲尚未完全苏醒,林芝市米林市南伊珞巴民族乡的家家户户已飘起袅袅炊烟。63岁的珞巴族老人达久站在自家小院里,哼唱着悠扬的珞巴民歌;几百公里外,勒布沟薄雾缭绕,54岁的山南市错那市门巴族退休干部普巴站在家门口,眺望着远处翠绿的植被与蜿蜒的溪流,眼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……

这些温暖的场景,串联起一个个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当下的幸福生活,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。

老排龙地区的藤桥。更章门巴民族乡提供

口述史读报

1986年4月26日,《西藏日报》头版刊登消息《西藏建立了八个民族乡》。消息指出,西藏在4个县建立了8个民族乡……这些民族乡是根据宪法的规定建立的。它们建立后可以更好地按照本民族的特点、风俗习惯和要求发展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。



自驾游游客在拉萨市曲水县群众家里体验藏历新年。
西藏日报记者 楼森吉美 摄



墨竹工卡县南京实验小学学生参观该校民族团结教育主题公园。西藏日报记者 唐斌 通讯员 洛克 摄

从“山旮旯”到“幸福乡”— 西藏民族乡:同心绘就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

西藏日报记者 娄梦琳 德吉央宗 马晓艳 李梅英 旦增央啦 丹增平措 武沛涛

建设幸福新家园

“我同意!”“我赞成!”1986年6月的一个午后,南伊沟旁的村庄里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,村民围坐在一起,准备选举南伊珞巴民族乡的乡长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洒在一张张质朴而兴奋的脸上,连空气都充满了期待与希望。随后,经过村民们表决,28岁的达嘎当选为南伊珞巴民族乡第一任乡长。

“大家听说要成立珞巴民族乡,心里特别高兴,载歌载舞庆祝了整整3天。”回忆起民族乡正式成立时的场景,现年65岁的达嘎满脸笑容地说,“每家每户都拿出最好的食物,大家聚在一起唱歌跳舞、射箭拔河,共同庆祝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。”

“珞巴”,藏语意为“南方人”,主要分布在西藏米林、墨脱、察隅等地。1965年,经多次动员,南伊沟山林中的珞巴族群众整体从高山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地区,并将南伊、琼林、才召三个村合设立南伊人民公社。从此,珞巴族群众过上了美好的新生活。

“小时候,我和家人住在山上,房子都是用木板、竹藤搭建的,里面没有地毯和床,大家只能用兽皮铺在脚下勉强度日。因为以狩猎为生,时节不好的时候几乎打不到猎物,经常挨饿受冻,直到从山上搬下来,家里的日子才逐渐好转。”

今年63岁的达久是琼林村原党支部书记,见证了家乡从贫穷落后到幸福生活的巨大变迁:“1976年,村里通了电,到了1978年,乡政府开始盖土石房,第二年就给大伙分了房子,我家分到一间52平方米的房子,虽然现在看起来面积不大,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幸福了。”

随着南伊珞巴民族乡正式成立,乡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作为第一任乡长,达嘎深感肩上责任重大,满怀豪情壮志。

上任后,达嘎和全体村干部一头扎进乡里,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、推广基础教育……他们带领村民一步一个脚印,走出了第一条南伊珞巴民族乡实际的发展之路,逐步完成从刀耕火种到现代文明的“千年跨越”。

看着如今焕然一新、发展迅速的家乡,达嘎的眼眶不禁微微湿润,心中满是感慨与欣慰。他说:“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道路四通八达、房子建得整整齐齐,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,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就在眼前,真是太幸福了!”

近年来,依托南伊沟得天独厚的原始森林景观和珞巴族独特的民俗文化,南伊珞巴民族乡走上生态旅游的发展道路。珞巴服饰传承人达娃告诉记者,村民把珞巴族的传统竹编、织布、珞巴刀舞等珞巴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,在带动当地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同时,促进了珞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。

“现在,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,大伙的收入也越来越高,日子越过越有盼头。”南伊珞巴民族乡乡长达吗说。

绘就宜居新画卷

“西藏让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,也让我父母迎来了新生。”今年54岁的错那市门巴族退休干部普巴,出生在门巴族聚居区勒布沟。从孩童时期便上学放牧到参加革命建设直至退休定居勒布沟,他的人生经历生动地映照了边陲山隅地区及门巴族人的时代新生。

普巴回忆,父母作为门巴族干部,在60年前自治区成立初期,远赴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进修学习,后来长期奋战在公安战线直至退休。从悲惨的农奴到走进学堂成为建设家乡的主人,他感叹:“父辈的人生跨度,是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真真实写照!”

孩童时期的普巴尽管生活在边塞山谷,但时代之变的火热气息却深刻地印在他的童年记忆里。“摆脱了世代受役、受剥削的境地,当家做了主人的门巴族群众不管干什么,男女老少都非常积极,家乡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机。尤其是浓浓的军民团结鱼水情充满整个勒布沟,处处都有你帮我,我帮你的动人故事。”普巴说。

普巴在乡里完成小学学业后搞起副业,精心料理父亲从拉萨带来的鸡苗。两年里,他从几只鸡苗养到50只成鸡,其间,不仅给部队供应鸡蛋还增加了家庭收入,“咬文识字”加上“能写会算”,为他之后的乡村干部生涯奠定了基础。

今年40岁的乔次仁告诉记者,排龙区域有2条大江、20多条江河支流,从乡政府到排龙村徒步约需要半个小时,到门仲村要走2天,去往最远的阿孜庄村要经13座吊桥、3个溜索,翻过7座大山,交通极为不便。“排龙门巴民族乡成立后,大家在乡政府组织下修建了一条15米宽的骡马道,方便我们运送物资,增加收入,但这条骡马道被山体滑坡冲断了,乡里的交通几乎瘫痪。”乔次仁说。

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生活,保障门巴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,当时的林芝地委、行署果断作出决策,对排龙门巴民族乡实施整体搬迁。

乔次仁还记得搬迁路上的艰辛与不易,他们背着行囊,携家带口,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,一步步向新的家园迈进。“我们背着上百斤的家当,往返翻了好几座大山,才把新家安置下来。”

排龙门巴民族乡整体搬迁至当时的林芝县八一镇更章村附近,原排龙乡所辖的门仲、扎曲、巴玉、阿孜店、排龙、唐通、白玛店、欧旁、玉米9个村合并为白玛店、扎曲和门仲3个村,2003年正式更名为南伊珞巴民族乡。此后几年间,白玛店、扎曲和门仲3个村又经历了3次搬迁,其中,扎曲村在多布湖南岸扎了根,白玛店村搬到乡政府所在地,直到2018年门仲村群众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,历经十余载的搬迁终于

地区逐渐实现从乡到村的通车条件;乡里建立公办小学,开办扫盲夜校,在拉萨中学成立门巴民族班,安排乡里的门巴族生活老师跟班服务,让一大批门巴族学生走出大山实现求学梦;支持群众养殖猪、鸡和种植蔬菜,并给予扶持资金,让勒布沟不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余粮。

“如今,门巴族群众的生活就像这漫山的杜鹃花,兴边富民的政策越来越好,日子越过越红火!”如同普巴的感慨,新时代的勒布沟沐浴着党的光辉,规划整齐的楼房点缀于绿水青山间,旅游等特色产业不断带动乡村振兴,家家户户实现了家门口的增收致富,努力践行“神圣国土守护者、幸福家园建设者”已然成为门巴儿女的时代共鸣。

“现在,我们已经逐步形成从民俗体验到农家乐、吃糌粑的特色乡村旅游产业链,每年来村里旅游的客人特别多。”门仲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旺扎说,“未来,我们计划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的内涵,让门巴族文化与现代旅游完美融合,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,让村民真正过上‘赶’出来的幸福美好生活。”

无论是坐落在南伊沟旁的南伊珞巴民族乡,整体搬迁后的更章门巴民族乡,还是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的错那市门巴民族乡,都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成功实践的生动缩影。这一个个宛如新生的民族乡如璀璨星辰,镶嵌在西藏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,共同见证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、推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方面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。

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发展处副处长洛桑群佩介绍道,目前,我区在山南、林芝、昌都三市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共设立9个民族乡。“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下,各民族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享有平等的权利,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,共同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。全区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,相互尊重、相互帮助、相互学习、相互支持,共同创造了美好生活。”洛桑群佩说。

2024年,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道鲁固社区居民委员会荣获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”称号。鲁固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强巴拉姆告诉记者:“如今,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我们社区深入人心,处处都能看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、守望相助的温馨画面。”

截至目前,全区共有154个集体、204人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,7市(地)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(地),30个县(区、市)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(区、市),54家单位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。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光辉照耀下,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引下,全区各族人民将继续团结一心,奋勇拼搏,共同书写民族团结进步、社会和谐稳定、经济繁荣发展的壮丽篇章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西藏力量。

讲述



老排龙地区的藤桥。更章门巴民族乡提供

强巴拉姆: 我们是个团结互助的“大家庭”

西藏日报记者 娄梦琳 德吉央宗

拉萨大昭寺西南角,青石板路蜿蜒伸展,被无数脚步磨得温润发亮。八廓街道鲁固社区的晨光里,藏语、汉语以及其他民族语言的谈笑声此起彼伏,藏式窗棂旁挂着湘西腊肉,回族小饭馆的灶火映亮隔壁藏家新绘的吉祥八宝图……

“在这片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12个民族,4954户人家,7666位居民,将日子密密织进同一幅生活的锦缎里。”鲁固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强巴拉姆说。

每周四,社区活动的大门总会准时打开,这是鲁固社区的“双语小课堂”。走进活动室,黑板上用汉藏双语书写着日常用语。强巴拉姆告诉记者,这里的学员主要是社区居民和新来的租客,大家学习都很积极。

作为西藏首个“全国双语学习特色社区”,这里的学习远不止于课堂。汉藏双语演讲比赛的激昂、歌咏比赛的欢畅,甚至粮油店、卡垫店、小卖铺里不同民族的顾客和店主用混着双方语言的话讨价还价……社区里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民族团结家庭,在他们的灶台边、餐桌上,语言的种子早已破土成林,托起繁茂的枝叶。

周林高: “包容的拉萨,留住了我们的心!”

西藏日报记者 娄梦琳 德吉央宗

7月的阳光透过工坊斑驳的木窗,洒在48岁白族匠人周林高身上。他微微眯起眼睛,手持小锤,对着光线仔细敲打银片。

“这是一个老顾客定的‘嘎乌’,说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嫁妆,要做得格外精美。”周林高嘴上说着,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停。随着小锤有节奏的起落,细密的声响在工坊里回荡,宛如一首悠扬的乐曲。不一会儿,原本平淡无奇的银片,就渐渐显露出精巧的花纹,在阳光下闪烁着细腻的光泽。

1995年春,18岁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白族青年周林高,怀着对高原的憧憬,踏上前往拉萨的旅程。在简陋的工坊里,周林高落下在拉萨的第一锤。随后几年间,周林高与他的白族匠人同伴数次“搬家”,1996年搬迁至拉萨市鲁定北路附近;1997年转战拉萨市夏萨苏社区附近;2010年汇聚到新兴的太阳岛;2012年在政府统一规划引导下,整体搬迁至城关区夺底街道巴斯村附近。“于是,数百户来自鹤庆及全国各地的银匠、铜匠,如同银粒般在此沉淀、集聚。一条专门的手工银器加工销售街,在日复一日,此起彼伏的敲击声中自然生长、成形。”周林高说。如今,这条被当地人亲切称为“白族银匠村”的街道,已聚集了超过400户匠人。

整整30年的时光里,这群白族银匠将鹤庆古老的银器锻造技艺,如同淬火炼金般,一锤一锤奏响民族团结的灵动乐章。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阳光照耀下,在民族团结的和煦春风里,“银匠村”的故事还在续写。

“刚来时,哪能想到会有今天。”周林高的声音里沉淀着时光的重量。当被问及何以能在离家千里的高原扎根30年,他的回答朴素而坚实:“包容的拉萨,留住了我们的心!”

整整30年的时光里,这群白族银匠将鹤庆古老的银器锻造技艺,如同淬火炼金般,一锤一锤奏响民族团结的灵动乐章。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阳光照耀下,在民族团结的和煦春风里,“银匠村”的故事还在续写。

和蓬勃的活力奔涌而来,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,共同绘着一幅幅繁荣发展的壮丽画卷。这些民族乡不仅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,更能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,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凝聚力、战斗力和向心力。它们像一座座桥梁,连接着过去与未来,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增进了解,加深友谊,如同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,共同书写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。

石榴花开向未来

娄梦琳 德吉央宗

站在南伊珞巴民族乡的民居前,看着珞巴族老人达琼哼唱民歌时眼角的皱纹,我们突然明白了什么是“千年跨越”。那不是史书上的冰冷文字,而是珞巴族老人达嘎回忆中那三天三夜的歌舞欢庆,是门巴族退休干部普巴第一次看到电力带来光明时的震撼,是“门巴大汉”乔次仁抚摸葫芦酒壶时指尖的微微颤抖。在这片绿水青山间,我们触摸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真实温度。

回望这次采访,很多鲜活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回放,无论是村民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、老人讲述过往变迁时眼中的光芒,还是那一座座带有民族风格的新居在蓝天白云下的熠熠生辉,都深深触动着我们的心。这一个个久历弥新的故事,不仅是村民个人的记忆片段,更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成功实践的生动写照。

如今,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西藏各个民族乡正以崭新的面貌